

Shengshi

盛世

中國，2013年

陳冠中小說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裏，一切都是最好的。— Voltaire

XFORD



中國，2013年
盛世

陳冠中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First published 2009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5 7 9 10 8 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盛世

中國，2013年

陳冠中

ISBN 978-0-19-395846-3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盛世
中國 - 2013年

給于奇

目 錄

第一部

1 不久的將來

第一個久違的人	3
第二個久違的人	5
三里屯的盛世	14
一個未來的主人翁	16
陳老師的本命年	23
一個失眠的國家領導人	31
春色撩人夜	39

2 千萬不要忘記

小希的自述	42
張逗的自述	53
韋國的自述	61
尋月	69
陳老師筆記本裏的方草地	74

3 春夏之際

法國水晶燈	84
第二個春天	94

五道口朋友	102
天上人間	109

第二部

1 走過來走過去

後折騰時代	119
隨風而飄	133

2 幾個好人的信望愛

落地的麥子不死	154
無盡大地之愛	167

3 危言盛世

中國式理想主義者	183
長夜漫漫	192
巨靈來了	208
亂紛紛蜂釀蜜	220
百年夢圓	226
現實世界的最佳選項	243
天佑我黨	249

第一部

1

不久的將來

第一個久違的人

一個月不見了。我是說，一整月不見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常理，一月後是二月，二月後是三月，三月後是四月。現在，一後就是三，二後就是四，跳了一個月，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對方草地說，算了，別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過日子吧。

我再有本事，也改變不了方草地。不過說實在的，如果真的要找，方草地是適當的人選。他一生中，大概也有過很多個月是消失的、找不到的，或存在等於不存在的。他的經歷像一串碎片，無法組織成故事。他總是在奇怪的時間出現在奇怪的地點，或人間蒸發多年後，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刻永劫重生般冒出來。這樣的人，說不定能辦些不合時宜

的事，譬如去找回失蹤的一個月。

是這樣的，本來我也沒注意到有一整個月不見了，就算別人這樣說，我也不會輕易相信。我每天讀報，上新聞網站，晚上看央視、鳳凰台，平常往來都是有識之士。我沒覺得有什麼大事走漏眼。我相信自己，我的見識，我的理智，我的獨立判斷。

今年正月初八下午我從幸福二村家出來，例行公事的打算散步到盈科中心的星巴克，迎面有個跑步客突然停在我面前，氣喘吁吁的說：「陳老師，陳老師！一個月不見了！到今天兩年了。」

那人戴着頂不醒目的棒球帽，我認不出來。

「方草地，方草地……」他說兩遍，把帽子摘下，露出禿頂，腦後吊着用橡皮筋綁起來的小馬尾。

我認出來：「哟，老方！你怎麼也管我叫起老師了？」

他還是說那句，煞有介事：「一個月不見了！陳老師，陳老師，您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說：「我們不只一個月沒見了吧。」

方說：「不止，不止。陳老師，陳老師，一個月不見了，您是知道的吧！太恐怖了！我們該怎麼辦？」

跟方草地說話是有點累，我想起來了。「你什麼時候回北京的？」

他打了個噴嚏。我給他一張名片：「別涼到。」

天涼，別亂跑了。我們再約，上面有我手機和電郵地址。」

他戴上帽子，拿了名片，說：「我配合您，配合您，我們一起找。」

我看着他往東直門外使館區方向跑去，才意識到他不是在做有氧慢跑運動，而是趕着去某個地方。

第二個久違的人

過了幾天，我去美術館東街的三聯書店的二樓，參加《讀書》雜誌的新春茶聚。這是一年一度的活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就間斷的去了幾次，而自從二〇〇四年搬到北京後，我大概隔年去露個臉，跟老一輩的編輯、作者瞎聊幾句，算是讓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於年輕編輯、作者就算了，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覺得有必要認識我。

那天，氣氛和以前不一樣，大夥都特別亢奮。最近一兩年我也察覺到自己常常莫名的亢奮，但那天大夥的亢奮仍讓我有點詫異。三聯、《讀書》的編輯、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難得表現出亢奮。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幾兩二鍋頭，嗨嗨的。

《讀書》的創刊老人莊子仲已經很久不曾露臉，竟也坐着輪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紅光滿面，如

枯木回春。但是圍着他轉的人太多，我沒過去打招呼。另外，三聯、《讀書》歷任所有的一把手、黨委書記，總經理，正副主編，只要活着的都來了，那真是個不大不小的奇蹟，以我跟三聯、《讀書》的人交往這麼多年，從沒看過這種盛況，太令人驚喜了。我對人性向來犬儒，不覺得哪個機構內部是完全和諧的，尤其是大陸機構，特別是國營企業，包括國營的文化單位。

那天，我認識的編輯、作者都過度熱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們繼續說些什麼的時候，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忙着跟別人亢奮去了。這種遭遇其實很普通，在茶聚、酒會常見，尤其當你不是角兒的時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轉移掉後，我調整心態，其實也就是回到這麼多年來自己最熟悉的心態，一個不投入的旁觀者的心態。我得承認，我看到的仍讓我覺得感動：這麼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識界精英如此和諧的共聚一堂，臉上都掛着真誠的愉悅，甚至集體亢奮，現在一定是個名副其實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極好，但腦中有個奇怪的念頭讓我覺得我該離場。我從聚會出來，打算順便逛逛書店。我先在二樓隨便看看藝術書，再到一樓體會一下最新的暢銷書、商業書、旅遊書。那天書店擠滿人。書還有這麼多人看，真好！我想起書香社會四個字。我從一樓的樓梯下到地下層，梯階兩側坐滿了專注

看書的年輕人、學生，幾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層。我滿心歡喜、小小翼翼的走下去，這是我每次到三聯書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層佔很大空間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學術書區。我一向認為這類書能夠在這個城市有這麼慷慨而具尊嚴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個看文史哲和政治書的城市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層比較冷清，應該說，是特別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層，我也沒有了細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書找到就算。要找什麼書，卻一時記不起來。我朝地下層裏面走，心想可能看到書就會想起自己在找什麼。我過了哲學區，轉往政治區、歷史區，這時候突然胸口有點鬱悶。是地下層空氣不好嗎？

我快步離開地下層。沿梯階重上地面，心想着不要碰撞到兩旁坐着看書的年輕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褲腳，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着我，不是年輕人，是個年紀不輕的女人。

「老陳！」她瞪着我說。

「小希」，我說着，心想小希怎麼幾年不見，這麼顯老，頭髮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還想這人是不是老陳！」她說話的神情好像是在說：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沒上去《讀書》的茶聚？」我問。

「我來了才知道……我沒。你現在有空嗎？」

她像抓住一條救命草，懇切的等我回應。

我說：「有，我請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陣才說：「我們邊走邊聊」，然後她鬆手放開我的褲腳。

出了三聯她就朝着美術館方向走，我並排跟着，等她說話，她不語，我主動問她：

「宋大姐好嗎？」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兒子好嗎？」

「嗯！」

「多大了？」

「二十多吧。」

「這麼大了？」

「嗯。」

「在念書還是在做事？」

「在念書。不要說他！」

我愕然，還記得她疼愛這個孩子的樣子。我說：「要不我們去華僑大廈喝杯咖啡？」

「就在這裏好了。」

我們走進美術館旁的小公園。

她停下來說：「老陳，你感覺到嗎？」她懇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該回答「感覺到什麼」？因為她好像在測試我，像是在問口令，我若答得不對，她就不會向我說心裏話。作為作家，我喜歡聽別人的心裏話。作為男人，我想聽這個女人的心裏話。

我面有難色的吱唔着，她說：「是不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我勉強點頭。我一生中，曾有過多次在我毫無感覺的時候，被別人要求我描述對一件藝術品或一段音樂的感覺。我憎恨這種沒感覺的感覺，但也因為訓練有素，擅以吱唔應對。

她繼續：「太好了，我就知道。剛才在書店看到你走下樓梯，我就在想，老陳會明白的。我一直坐在樓梯等你上來。」

大概在小希的印象中，我是個見多識廣、通情達理的人。我喜歡別人對我有這個印象。

我指一下長椅說：「我們坐一會。」

我這個建議是對的，坐下後她放鬆了，閉上眼睛說：「終於，終於。」

她曾是我喜歡的那種女人，這麼多年輪廓和體形都沒有變樣，可是臉缺保養多了綳紋，頭髮灰白也不去染，而且，越發憂鬱。

她好像在閉目養神。我看着看着，呼然心動一下，還是喜歡這個女人，我喜歡憂鬱的女人。

她閉着眼睛說：「我連個談話的人都沒有，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人越來越少，少到生命不再值得留戀。」

我說：「別犯傻，誰不孤獨，再孤獨也得活着。」

她沒有理會我的陳腔濫調：「沒人記，我記。沒人說，我說。難道是我瘋了？什麼痕跡都沒有了，什麼證據都沒了，都沒人管。」

我喜歡她說北京話的腔調。

她閉着眼睛說：「你說，我們算是老朋友了，怎麼就這麼多年都不見，你說說。」

「我以為你出國了呢。」

「沒有！」

「沒有就好，現在大家都說，哪裏都不如中國。」

她睜開眼睛，瞪着我。我不明她的用意，故意面無表情。她露出笑容：「虧你有心情開玩笑。」我哪是在開玩笑，但我立即順着她，也笑一笑。

她說：「差點以為是我兒子在說話。」

「你兒子，剛才你說不要說他，你們怎麼啦？」

她語氣怪怪的：「他，好得很，在北大念法學，入了黨。」

我含糊說：「那，很好，將來好找工作」！

她說：「他要進中宣部。」